

婚变，婚变，为什么总是变？
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一腔对理想追求的热情……

我在来生的路上
等你

张月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在来生的路上 等你

张月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 / 张月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059-7820-1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478 号

书 名	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
作 者	张 月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胡 笋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820-1
定 价	3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章

- 一 心动 /001
- 二 虫子尾巴似的红印儿 /009
- 三 在南方那个宾馆里 /016
- 四 离婚 /027

第二章

- 五 吻 /034
- 六 孤星冷月 /043
- 七 焦玉茹 /052
- 八 常三霞 /058
- 九 一米七二的身高 /068

第三章

- 十 忘情水 /081
- 十一 西门三里 /090
- 十二 当了厂长 /099
- 十三 老同学 /104
- 十四 和老同学结婚 /111
- 十五 郭景化 /121

第四章

- 十六 背叛 /132
- 十七 挽救 /145
- 十八 上次没打 /161
- 十九 厂长与会计 /170
- 二十 司炳兰 /183
- 二十一 土豆 /192
- 二十二 认了 /200

第五章

- 二十三 回家干什么呢 /217
- 二十四 看什么看 /224
- 二十五 画家窦德 /235
- 二十六 山里 /243
- 二十七 无人岛 /250

第一章

一 心动

陆文婷看见赵国昌，心里总是要热一下，说严重了，那叫怦然心动！

她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按道理说，热一下也好，怦然心动也好，都是不可以有的。因为她已结婚七年，年龄也已三十二岁，孩子也很大了，自己丈夫呢，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可以也应该将就凑合着过下去。许多人不是在说吗？爱，怎么爱都可以，婚姻，怎么做都是错；一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其实就是将错就错，把这种错误进行到底。

陆文婷是会计，一拨账做完了，该向总公司报的报表通过电脑也报了，闲下来，便与对桌的出纳扯些家常，或者独自想些心事，电脑仍旧开着，任漂亮的鱼在海底的假山和花草之间穿梭游荡。赵国昌进来的时候，她先是注目地看着他，她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上一次来，不知为了什么，赵国昌和经理老边吵了一架；在公司里，还没有人这么大胆，也少有人具备如赵国昌那样的资格，敢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吵架。

“赵工，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呀？”陆文婷感到自己的注视有些失态，便站起来，但这站起来的动作同样有些失态，险些把桌上自己的茶杯碰翻。

“没钱花啦！”赵国昌说，边说边坐在沙发上。

这当然是玩笑话，他怎么会没钱呢，不过是顺便来领取他好长时间未领的饭费补助的。

“不用哭穷，我们不跟你借。”陆文婷也凑趣地说。

赵国昌掏出烟来抽，然后从皮夹里拿出一枚精致小巧的印章，他抽烟很重，吸得很深；自己丈夫不抽烟，但陆文婷并不讨厌赵国昌喷出的烟气，甚至觉得那烟气里裹挟着一种很好闻的味道。

对桌的出纳姓田，叫田慧芳，是个刚大专毕业不久的姑娘，别看这小小的出纳，据说还是托了关系才坐进来的。小田走过去，接过赵国昌手里的印章，然后打开保险柜，为赵国昌办理饭费补助。

赵国昌是成本核算员，工程一旦开工，他又是施工员，因此他是公司里最忙的人之一，更是无人可以小视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物。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却有着工程师的头衔，那是通过市建工系统专门考试以后认定的，国家也予以承认。他骑了一辆大摩托，戴着头盔，长期在这儿、那儿的工地上奔波，皮肤略显粗糙，但却充满了活力。三公司是市属建筑总公司旗下的一个分公司，与全国各地的建筑公司一样，实际在工地干活的没有几个是本公司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雇用了外地民工或者干脆包给了另外的施工队，仅剩的几个，在做着管理工作，于是他们的吃饭便成了问题，与民工们一起吃吧太苦了，顿顿是馒头加菜汤，几乎一点荤腥也没有，单给他们开个小灶吧又不值得，只那么几个人，施工员、材料员、保管员和项目经理，于是公司决定每天给十元补助，让他们在吃饭问题上各行其便。

陆文婷也很奇怪，赵国昌身上怎么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呢？包括他的说话和他的笑声，都散发着一股似乎让人无法逃脱的磁性。估计他也是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和自己丈夫差不多，但年龄比自己丈夫还大一岁，今年三十五了，难道他的相貌超好？倒也不见得，若单论相貌，自己丈夫可说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材！

不过赵国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他的夫人本来是个中学教师，但因瑜珈练得特别好，又经过专门的训练，后来就到加拿大去了，一面教汉语一面当起了瑜珈教练，据说工资和待遇颇丰，已经去了二年，也就是说二年没有回来了，后来把孩子也带走了，直到现在……

是不是因为这？乘人之危？乘虚而入？陆文婷突然想到这儿……陆文婷呵陆文婷，难道你是轻浮的女人？难道你想做个轻浮的女人？那不是轻浮，那是贱！不要说实际去执行，就是想一想也不应该，就是编成电影电视剧也是俗而又俗的一套！

要命的是这个人对自己也颇有好感，这一点陆文婷早已察觉到了。就在他脑子里反复把自己丈夫拿来对比的时候，赵国昌收起现金，忽然说：“陆会计总是那么漂亮！”

赵国昌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一点也不避讳，就那么直直地望着她，脸上挂着诚挚而大胆的笑意。陆文婷知道他是认真的。

陆文婷当然长得不难看，这一点她自己同样知道。特别是那体形，若按三围标准来衡量，恐怕一千个人里也不准挑出一两个。但她屏住呼吸，让自己矜持一点、再矜持一点，说：“什么漂亮，往四十数的人啦……”

“三十二岁，”赵国昌张口说出了她的年龄，并且毫不客气，“你才比我小三岁，可是像二十五六岁一样。”

说完，赵国昌开朗地哈哈大笑。

赵国昌的笑并没有嘲笑、否定的意思，他是欣赏和赞扬。于是陆文婷脸红了，心跳似乎也加速，她想掩饰，但怎么掩饰？脸因为发烧才红。

“陆姐的确很有气质！”旁边的小田搭了一句，却有讨好的意思。

“不但有气质，而且清高。”赵国昌说。说的时候他同样看着陆文婷的脸，似乎问她：“是不是清高？”

陆文婷在网上看见，说一个人的孤独感和忧郁的心情表现出来，便是一种很超群的气质。她承认自己有这气质，但她不承认自己清高。于是急急地分辨说：“我清高吗？我清高吗？”

“腹有诗书气自华，陆姐清高一点是应该的。”小田又在讨好。其实她哪有什么“诗书”，平时只不过爱看看画、翻翻书罢了。

“不是大家闺秀，也算小家碧玉。你那腹有诗书是从网上看来的，我这话也是网上看来的，反正我们都不看书。”赵国昌又毫不客气地说。然后他站起身，要走。

“给赵工沏杯茶。”陆文婷对小田说，她自己不好意思，却命令小田。她的目的是让赵国昌多留一会儿。

“不了，”赵国昌说，“我得去看看库里的东西。”

果然他无事不来，是因为工作才顺便领取他的饭费补助的。也难怪，工地上忙，自然他更忙。

按理说，赵国昌去看库有小田陪同就可以了，库房钥匙也在小田这里，但陆文婷伸手向小田要过钥匙，关了电脑，径自随赵国昌去了。

市建总第三分公司的办公地点是个不大的二层楼，这里原是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什么单位，后来有了新地方，搬走了，现在楼上是个私人的小公司，一楼便是三公司的办公室，他们统估算租用交通局的房子。楼下一共大小五间，会计室、经理室、会议室，还有一间小小的食堂，供公司的几个人以及来公司办事的人临时吃饭用，再靠边上的，便是一间库房了。

赵国昌望望经理室，门锁着，问：“老边他们不在？”

陆文婷说不在，都下去了。

打开库房门，里面存放着搭脚手架用的铁管、管卡子，以及成堆成捆的防护网和苦渣土用的网布。赵国昌逐类看了看，用手提起一根铁管，又放下去，发出“当”的一声脆响，那响挺吓人，然后赵国昌说：“够了，明天我让他们来拉。”

二包的建筑公司时常缺少这类东西，他们租用一根铁管每天租金一角，管卡子却是每天两角，那是易损件。出纳小田兼管着这本数量账。

陆文婷让赵国昌回去洗手，赵国昌没言语，只回头看着她，边在网布上把手抹了抹，边对她说：“天凉了，注意身体。”

陆文婷也不知自己冷不冷，但她打了一个吸溜，身子又摇了一下，有点故意。

赵国昌说：“还是冷，应该多穿点儿。”

陆文婷看着自己的脚尖儿，另一只脚在来回搓动，显出一个三十岁出头女人特有的矜持和腼腆。

赵国昌又说：“难为你了，老陈长期在外面跑，你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孩子快上学了吧？”

陆文婷说：“已经上了，她今年都六岁了。”

“走啦！”赵国昌说着，往出走。

“赵工，你怎么样？”

“什么？”

“夫人还没有回来吗？”

赵国昌沉吟了一下，说了句：“冷战。”

陆文婷明白“冷战”是什么意思，便也不好再往下问。

这个女人，也真是的，外国就那么好吗？你眼前的这个人又怎么不好？

这院子也不大，窄窄的一条儿，办公室前面只够停放几辆小车。而且，这楼没有厕所，不知当初是怎么设计的。小田正出门上厕所去，所幸厕所不算远，距院内不足百米，而且街道派有专人打扫卫生，也还算干净。

陆文婷没锁库房门，便随赵国昌走到院中停着的一辆大摩托前，拍拍那座子，说：“多穿点儿的应该是你，每天骑它不冷吗？”

赵国昌说：“没事，习惯了。”

陆文婷又说：“怎么还不换四个轱辘的？”

她说完这句觉得后悔，记起自己曾两次问起这问题，赵国昌回答得很

清楚：在工地上来回跑，没车不行，自行车也不行，太慢，汽车更不行，不方便，上下班的时候还要经常受那堵车的苦。此时只有摩托车才显示出恰到好处的优越性，他可以穿当、钻空儿，超到汽车长龙的前面去；而不是故意不买或者没钱、买不起汽车。

一进院的地方停了一辆小“奥拓”，那是陆文婷的，开了两三年了，赵国昌指指说：“你应该换了，现在有几个还开奥拓？”

“没钱，你借我？”陆文婷红着脸，知道自己是开玩笑。

赵国昌停住摩托，一只脚点着地，回过身说：“什么时候用、用多少，说话！”

好痛快，好认真，令人感动。

赵国昌走了，大摩托突突冒出一溜青烟。

回到屋里，电脑显示屏上依然跑动着鱼，陆文婷像个大姑娘似的低着头，抠弄自己的手指头。

那个女人怎么了？肯定在国外有了自己相好的，否则不能两年不回来。

他也真是的，不会去加拿大找吗？现在出国也很方便，工作重要，家庭生活也重要呵！这么僵持下去……要出事的。

哎呀呀，瞎想些什么呵，你管人家干什么？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

自己很纠结。也许自己的命不好，也许错就错在别人认为她自己也为自己的有什么“气质”上。其实什么“气质”呵？只不过她对艺术有些喜好，有些“浪漫情怀”，平时喜欢读些诗，也喜欢欣赏画，比如网上席慕容的诗、仓央嘉措的诗；比如李自健、吴瑞发等人的油画，还有赵国经、王美芳等人的工笔画，她都喜欢。读着那些诗，欣赏那些画，自己为之感动，眼睛也常湿润着……但这又有什么错？有什么不好？命运凭什么偏偏让她遇上这样一个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窝囊丈夫？他表面上相貌堂堂，实际上是一锅半开不开、半热不热的温墩水，你和他讲八句话他不准回答你一句，你急了，和他吵，他躲开你，你不给他做饭，他就不吃，下顿还不做，他宁可到外面吃……而且，这个人没有上进心，让他考个工程师，他不考，让他换个工作，他也不换。厂子效益不是太好，又是个乡镇企业，如果有了工程师头衔，今后无论到哪儿都会被人尊敬，报酬也会更多些。按理说他有这个水平，工作六七年了，理论跟不上完全可以学，而实际的工作经验你不比任何人差，然而这位丈夫顽固不化，死不抽茬儿！出差回来，宁可睡大觉。

而自己，早已拿下了中级会计师资格证，现在正着手向高级会计师进军！孩子的爸，你不羞得慌吗？

她想起她和他刚谈恋爱时的情景。她是大专生，他也是大专生，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她已工作了两年，他工作了四年，她学的是经济管理，他学的是环境保护；他叫陈宗海，刚见到他的时候陆文婷觉得这个人满可以，一米七几的个子，话虽然不多，但却是一种低音，很雄厚，从胸腔里发出来。相貌更是没说的，国字脸，身材挺拔，走路虽然慢些，但一步是一步，显得是那么坚实、稳重。他也不怎么爱笑，但一笑起来便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让你充分感受到他的开心、快乐，让你甚至不得不跟着他一起笑，哪怕是对某件事情的嘲讽和不屑。

他们相识以后不多几天是情人节，陆文婷记得两人约好在公园门口见，但她等了二十分钟却不见陈宗海来，她生气了，要迟到也是女方迟到，哪有男方迟到的道理？难道是故意拿一把？刚要转身走掉，陈宗海跑步到了，手里拿着两束鲜花，一束红，一束黄，是玫瑰花。陆文婷抑制住心头的高兴，嗔怪道：“怎么才来？只要再过一分钟，我就走了。”

陈宗海说：“今天买花的人特别多，排队。”

陆文婷问：“怎么还有黄色的？”

陈宗海说：“黄色是向你表示道歉，迟到了二十分钟，文婷，对不起。”

那时他多好。

三个月以后他们结婚了，双方的父母也无不表示满意。陈宗海的父母身体康健，自己的父母也身体康健，所不同的是公婆都是工人，自己父母则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大夫，其实也差不多，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要本人好比什么都好。

完全料想不到，短短七年时间他变成另一副样子。他不再浪漫，不再送花给她，不要说烛光晚餐之类，生日的时候，连块蛋糕也没有！

他变得皮松肉紧，你喊他过来，他好像赴刑场，拖着个疲塌的身子，一步三摇……

他更不爱笑了，一旦笑起来满脸皱纹，眼角真像个大鱼尾巴，刚刚三十四岁，简直成了个半大老头子。

他坐在电视机旁，似看非看，似走神非走神，你和他说话，说了三句，他问：“嗯？你说什么？”想起就气不打一处来。

就连他骑自行车的样子……不紧不慢，头和身子永远不动，像个木偶，

看着让人心里发堵。

不想了，越想越发堵。

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小田上厕所还没回来，不知又和谁聊上了。

小田就是这街上的人，离家不过五六百米，她每天走着来上班。

电脑显示屏上一直游动着五颜六色的鱼，QQ的小企鹅也总在右下角挂着，陆文婷也有几个网上“好友”，但她没时间聊天儿，不是不想聊，是没时间，总不能上班聊吧。

网上说，其实每个女人都想有个“蓝颜知己”。什么叫蓝颜知己？其实就是情人，就是精神出轨！不管女人们怎么狡辩，或者不狡辩。

还有更难听的，说其实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看上的男人把自己强×了……真是难听得让人恶心。

以后少看，网上的许多话对人没好处。

小田回来了。

陆文婷难免不说两句：“这半天，又聊上了吧？”

小田笑着说：“她们又传拆迁的事。”

陆文婷问：“《初级会计实务》那个盘你看了吗？还有一本《经济法基础》，我看完了你看。”

小田很感激陆文婷对她的帮助和指导。陆文婷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同时，出纳是会计的徒弟也是约定俗成的事。

小田很听话，赶忙拿出一本会计知识的书来读。

手机又突然响了，是二公司会计打来的。她们算不上是朋友，但同属一个总公司名下，办事的时候又经常见面，因此不是朋友也算朋友了。

“小陆，干吗呢？”二公司会计也是女的，但比陆文婷年长三四岁，姓庞，叫庞秀英。

“准备下班。”陆文婷回答。

“那个第七章第二节第二个问题里面，‘不征税收入’都指什么呀？我怎么不明白呢？”庞秀英问。陆文婷平时叫她庞姐。庞姐也在向高级会计师进军。

“不征税收入是从收入的性质和根源上说的。不属于企业营利性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就负有纳税义务，也不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组成部分的收入。”陆文婷想了好一会儿，才一字一板地解释给庞姐听。

庞姐说：“我就这句不明白。”

陆文婷很耐心：“下面不是写着吗？一、财政拨款；二、依法收取和纳入财政管理的，也就是指事业性收费，还有政府性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等等。”

庞姐“啊”了一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小田看书，陆文婷没事可做，于是不知不觉又想起陈宗海来。

他前些日子又出差了，但这次出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已经一个多月了，竟然还不回来，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以前在外面三五天就来个电话，一开始几乎每天都有电话，现在倒好，一次电话也不打。你不打，我也不打，凭什么我非要主动打给你！想起陈宗海，又接连想到了自己的工作。为什么又想起工作？因为这与“选择”有关。

她也许不太适合做会计这一行吧，刚才说给庞秀英的那一段话，她曾背了又背、记了又记；是的，会计整天与各种数字和专业名词打交道，然而这与诗、与画及所谓浪漫情怀不但风马牛不相及，且又相互不容，甚至完全抵触。但命运恰恰就让你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这就好像婚姻和爱情，我们年轻，不了解婚姻和爱情的深刻与复杂，于是就选择了那样一位将你生生蒙蔽了七年的丈夫。同样，我们年轻，不懂得对工作的选择其实比努力更重要。

有什么办法呢？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说过：什么叫伟大？坚持不懈地、重复而单调地做同一件事情，便是伟大。那么既然做了会计，且已经做了好几年，就好好做下去吧，也应该好好做下去。

然而，陆文婷想，婚姻和爱情难道也是这样的吗？既然错了，也要继续错下去？这就叫将错就错？以求得白头偕老？

这很令人困惑，令人不解。

二 虫子尾巴似的红印儿

陆文婷下班不回家，先接孩子。

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早已在校门前排队等候，老师叫道：“陈小婷，走！”

从上班地点到学校七八里，拐个直角，到家，又七八里。虽然有时堵车，但有辆“奥拓”，毕竟好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盖的几栋居民楼，二层，两居室。

当年和陈宗海结婚的时候连这两居室也没有，只好和公婆住在一起。公婆是两居室，娘家父母也是两居室，但公婆的是大两居，较比宽绰一些，但没住多久陆文婷便感到十分别扭，出来进去、磕头碰脑都是公婆，两间卧室仅隔一面墙，些许动静恐怕隔壁都听得一清二楚。于是和陈宗海两人共同使力，奋发图强，向朋友借一点，双方父母支援一点，向银行借了一笔购房款，再加上平时攒下的一些钱，婚后三年，他们买下了这属于二手房的两居室。

上楼梯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妈妈让来家吃饭，说是虾仁馅饺子。前天婆婆叫吃饭，不去不合适，但一去就是一个晚上，孩子刚上学，心很难收回来，所以今天就不去了。

陆文婷简单做了吃的。

老师留了图画和手工，婷婷在学校都做了。陆文婷又检查拼音字母，婷婷用响亮的声音读给母亲听，用小手在本子上重重地写。陆文婷夸了婷婷，然后便催婷婷洗脸洗脚上床睡觉。

陈宗海不在家的时候婷婷当然和妈妈睡在一块儿。但婷婷有些不讲理，陈宗海回来了她仍然要求留在母亲床上，并且要睡在两个人中间。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再次发生，从头年开始，不管陈宗海在家还是不在家，都坚决要婷婷睡在她自己房里。

婷婷睡了。墙上的挂钟很快走过了十点。

家里也有一台电脑，前年买的。陆文婷本打算在高级会计师的电算上再下一番功夫，把几个试题在电脑上好好做一做，但她安静不下来。

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面对了一天的电脑回家来还要面对电脑，有些腻，还是怎地？

靠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来读，是本外国的爱情小说。但也读不下去，只翻了几页插图，便放下了。

把电视打开，但换了几个频道，都觉没意思，特别是那些烂电视剧。

也睡吧，虽然八点半才上班，但要送女儿上学，路上车又多，起码六点就要起床……可是，她竟然没一点睡意。

她又想起了陈宗海的那些事。实际上，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她一面开车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陈宗海。

陈宗海出差还从来没有出去过这么长时间。看来他对孩子，对自己，对这个家，一天比一天淡漠了。

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个应对的措施呢？或者叫思想准备，因为要以防万一……就如身边的同事、邻居、老同学所相互警告的那样。

陈宗海原来可不是这样的。“我回来了！”这每每是他出差回来的第一句话。“相公不必多礼，小女子在家静候多时了。”这也是陆文婷的一句几乎固定不变的话。然后两人拥抱、亲吻，接着还有许多动作。陆文婷记得有那么两次，他两人竟然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那叫小别胜新婚！

还有一次，陈宗海出差只比前几次晚回来个把星期，于是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陆文婷紧紧抱在怀里，然后扒她的衣裳，脱她的鞋子……那是夏天，婷婷才刚三岁，正和邻居家的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儿一起玩儿，这时那个小男孩儿突然闯进来了，接着又跑出去，狂喊道：“婷婷！看你爸往你妈身上撒尿哪！”

婷婷似乎在往回跑。

那小男孩又说：“快去，你也往你爸身上撒尿！”

惊得两人慌忙爬起来穿上衣裳。然后又是气，又是笑。

想到这儿，陆文婷还是气，还是笑，不过笑的是陈宗海。那时的陈宗海稀罕她、爱她，爱得完全混不论！

大约从头年开始，情况便不同了。

这条街上有个神经病患者，大约因为屡次失恋造成的。她表面一点也看不出精神失常，不到处跑，更不打人骂人，但只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去敲

人家的门：敲不开，便一直敲，敲开了，便用一种令你毛骨悚然的阴冷声音问道：×××在你这儿吗？×××是指她最后失恋的一个男友。这谁不害怕？谁不惊慌？

陈宗海出差不在家，陆文婷只好把母亲接了来与她和婷婷同睡。但是母亲没住几天便患了感冒，不得不回去，陆文婷没法，只好又让婆婆来陪伴了。

她之所以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并反复感到悲哀和气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没见那样当婆婆的，几天以后陈宗海回来了，你这当婆婆的就应该主动撤，回自己家去，然而她不，不但不走，而且依旧在陆文婷的床上睡。二，便说陈宗海了。陈宗海竟然不闻也不问，进门只和自己母亲说一会儿话，便一头扎进女儿的房里，一个人睡起来了。更可气的是，第二天他从厂子回来依然如此，既不张罗让他母亲走，也不把陆文婷叫过来，在婷婷房里睡得和猪似的。

陆文婷一直忍耐到半夜，实在忍不住了，便闯进屋子，一把将陈宗海的被子掀飞：“陈宗海，你个猪！”陈宗海懵懵懂懂坐起来，竟然毫无所知、毫无所觉：“干吗？你干吗？”

陈宗海呵，难道让我亲自撵你的母亲走吗？只两间卧室，难道让我主动追你到这屋来吗？你还懂不懂一点女人的心？分开二十几天，你还有没有一点夫妻情分？

终究是感情淡薄了……陆文婷这样想，同时眼泪流出来。她并非离开男人不行，更非一个“性”至上者，但近两年来他们之间出现了性冷淡，确是不争的事实。

再加上白天所想，此生，就把自己交给这样一个人，她感到莫大的悲哀！

门响，钥匙开门的声音。

果然是他回来了，这么晚。

陆文婷把头扭过去，顺手拿过一本书，装出看书的样子。

“还没睡？”陈宗海说，走过来，把挎包挂在衣架上，手提箱放在茶几上。

“啊，还没睡。”陆文婷顺口应了一声。但是她不得不站起身，从鞋架的底层拿过一双拖鞋放在陈宗海面前。

“这么晚了，怎么还回来？”陆文婷又说，同时瞄了一眼墙上的钟。

她说“还”，意思是快十一点了，完全可以不回来，在外面住嘛。

陈宗海倒很痛快，但痛快中仍然夹杂着几分懒散，说：“跑了两三个地方，质量问题总算解决了，钱也要回来了，还签了一份新合同。所以呵，这趟差出了一个多月，也值了。”

“是吗？有那么久？”陆文婷故做糊涂。

陈宗海不再说话，解开脖钮，靠在沙发上休息，面带倦容。

陆文婷问吃饭了没有？陈宗海说吃了。

陆文婷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然后又去看书。

陈宗海仰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推女儿的房门。

“婷婷早睡了。”陆文婷说。

陈宗海还是把门推开，向里望着。

陆文婷到卫生间去，往澡盆里放了热水。

陈宗海轻轻带上房门，他走进卧室，似乎想睡了。

“洗澡吧。”陆文婷说。

“在宾馆洗了。”

“洗了，这一路上尘土糟糟的。”陆文婷说这话的时候头没抬，眼睛也在书上。

但她的意思是还要陈宗海洗，陈宗海倒也听话，坐回沙发，开始脱衣服。

陈宗海一米七八的个头，细腰大背，身上白，而且有肌肉，这也是当初陆文婷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待陈宗海进卫生间去了，陆文婷放下书。

今天很怪，不但没有睡意，而且时而突发奇想。她望着陈宗海脱下来的衣裳，很想去查一查、看一看，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她知道这很俗，俗得可以让外人耻笑。因为很多女人都这样做过，并且肯定还在做着，她们查看自己男人的手机，如猎犬般闻衣服上的味儿，这似乎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严格地说，电影《手机》没教给人们什么好，而只让女人学会了用诸多方法去对付自己的男人。

然而陆文婷是查过陈宗海手机的，而且不只一次，但什么也没查着，什么也没发现。陈宗海的手机上除了家里人的电话、单位的电话，便是设计院、环保局和甲方单位联系人的电话。当然，其中也有女的，这可以从姓名看出来，陆文婷曾经用陈宗海的手机就那样打过去，但对方接听的口气显出了对来电人的生疏感：“请问您哪位？”